

清 越 風

网络原名：梦遇乾隆之前世今生

张鹤玲 著

上

奴婢出身的她，
如何成为风流乾隆的最爱？
步步惊心的后宫，
她如何在巧笑之中主宰中宫？



朝
華
出
版
社

清
如
須
風

二
張



朝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龙汉凤/张鹤玲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12
ISBN 978 - 7 - 5054 - 1994 - 0

I. 清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78791 号

清龙汉凤 (全二册)

作 者 张鹤玲

选题策划 杨 彬 王 磊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盛 秦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木易·金设计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拓瑞斯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字 数 420 千字

印 张 33.5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994 - 0

定 价 45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

上 册

楔 子/1

第一章 一梦二百年/6

第二章 荒唐王爷/10

第三章 二太太/15

第四章 进宫/19

第五章 深宫似海/24

第六章 粽子宴/29

第七章 黄金砸脚面/33

第八章 皇后/37

第九章 太后责骂/42

第十章 夜梦/47

第十一章 尝膳官/52

第十二章 养心殿/57

第十三章 试膳 1/62

第十四章 试膳 2/66

第十五章 三阿哥/70

第十六章 御花园/75

第十七章 灯花爆/80

第十八章 破木头/85

第十九章 宁做贫汉妻/90

第二十章 地不平/95

第二十一章 游瀛台/100

第二十二章 兔儿爷/105

第二十三章 狼爱上羊/110

第二十四章 摔跤/115

第二十五章 凤钗/120



002

- 第二十六章 摔杯/125
第二十七章 抄经/130
第二十八章 谈判/135
第二十九章 扬州大明寺/140
第三十章 绣花枕头/145
第三十一章 写字/150
第三十二章 原来是圣驾/156
第三十三章 考题/161
第三十四章 抱头鼠窜/166
第三十五章 高少爷/171
第三十六章 船娘/176
第三十七章 大阿哥/182
第三十八章 平山堂/186
第三十九章 同意回宫/191

- 第四十章 杭州府台/195
第四十一章 薄酒淡菜/200
第四十二章 清官难断家务事/205
第四十三章 市集/210
第四十四章 进京/215
第四十五章 回御花园/220
第四十六章 皇妃用膳/225
第四十七章 令贵人/230
第四十八章 新婚/235
第四十九章 抬旗风波/240
第五十章 慧妃托孤/245
第五十一章 五子棋/251
第五十二章 太后赐膳/256
第五十三章 太后赏如意/261

下 册

- 第五十四章 受罚/267
- 第五十五章 画脸/272
- 第五十六章 品茶/277
- 第五十七章 时宪书/282
- 第五十八章 鱼肉不腥/287
- 第五十九章 随行/292
- 第六十章 按摩/297
- 第六十一章 松花江诗/302
- 第六十二章 悯农/307
- 第六十三章 嫦娥奔月/312
- 第六十四章 傅夫人/317
- 第六十五章 重拾凤钗/322
- 第六十六章 与慧妃冲突/327
- 第六十七章 赏月/332
- 第六十八章 秋围/337
- 第六十九章 回宫/342
- 第七十章 宫斗/347
- 第七十一章 生日/352
- 第七十二章 逢雨/357
- 第七十三章 宴客/362
- 第七十四章 赐药/367
- 第七十五章 伤情/372
- 第七十六章 对食/377
- 第七十七章 万寿圣节/382
- 第七十八章 金册/386
- 第七十九章 梅林情深/391
- 第八十章 过年/396
- 第八十一章 红包/401
- 第八十二章 皇后崩逝/405





- 第八十三章 孝贤/411
- 第八十四章 醉酒/416
- 第八十五章 暗算/421
- 第八十六章 心写治平/426
- 第八十七章 晋封令妃/430
- 第八十八章 风波/435
- 第八十九章 昏迷/440
- 第九十章 怡亲王妃/444
- 第九十一章 南巡/448
- 第九十二章 悼孝贤/453
- 第九十三章 宝月楼/458
- 第九十四章 和贵人/463
- 第九十五章 永琰降生/467
- 第九十六章 新疆舞/471
- 第九十七章 容嫔受宠/475
- 第九十八章 受惊/479
- 第九十九章 四次南巡/483
- 第一百章 皇后千秋节/487
- 第一百零一章 皇后/491
- 第一百零二章 烟雨楼/495
- 第一百零三章 探望皇后/499
- 第一百零四章 皇后之死/503
- 第一百零五章 高恒大案/507
- 第一百零六章 云静出嫁/511
- 第一百零七章 指婚/515
- 第一百零八章 梦醒/520
- 后 记/525



楔子

“谢瑶池，明天再迟到，你就不用上班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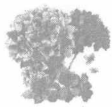
我正弓着腰从电梯里跑出来，准备以每小时一百二十公里的速度从主管门前掠过的时候，就听到这样一声厉喝。

我赶紧来个紧急刹车，眼前笔直地站着年轻美貌的女主管周亚露。我怯怯地直起身，苦着脸说：“亚露姐好。”

她冷着脸，“天天看着你迟到，我还能好吗？说说原因吧，昨儿是因为你家的窗帘太厚，又是阴天，没见到天亮。今儿天不阴，怎么也没见到天亮吗？”

我把手按到后脖颈处揉了揉，故作无奈地说：“亚露姐，我妈昨儿从古董市场淘回来一张乾隆年间的大床，硬塞到我房间。我房间那么巴掌大的地方放小床都够挤的了，现在塞这么大个东西，看得我眼睛直晕，我央求我妈搬走，可她不同意，折腾到下半夜，我才算眯了一会儿，一睁开眼睛就八点了，再穿衣服，再坐车，再……就晚了。昨晚上没睡好，早上脖子又落了枕。好亚露姐，我向你保证，明天一定不会晚了。”

亚露姐冷着脸没好气地说：“如果我没算错的话，你到我部门没两年，为迟到向我做的保证就有五百多回，还不算节假日。你的保证，我心里可没底！谢瑶池，我对你的容忍已经到了极限，新任总裁明儿上任，你如果再晚，就等着被炒鱿鱼吧。”



我杵在旁边乖巧地挨训，眼瞅着她衣服上沾了根头发，忙讨好地帮她拿了起来，却被她瞪了一眼，只好又讪笑着放回去。见我这副样子，周亚露眼睛不禁弯了弯，自己把头发拿了下来。我见她脸色转好，赶紧赔笑说：“我倒不管新总裁哪天上任，就是看在亚露姐这么照顾我的分上我也一定不能晚了。”周亚露看着我，忍不住叹了一口气，“你二十几的人了怎么还长不大，你这几年的班是怎么上的？我看就是幼稚园大班的孩子都比你懂事早。”

她今天穿了一套米黄色的套裙，身材被衬托得凹凸有致，脚上穿着一双米白色的高统靴子，我忍不住献媚般地笑着说：“同样的衣服穿在亚露姐的身上就是不同，昨儿我看见我们家楼下有个女孩也穿了这么身衣服，腰那个鼓哦，都撑开线了，那靴子套在她那肥腿上，就跟个棒槌似的。对了亚露姐，这么热的天，穿靴子脚热不热？我听人说，夏天穿靴子，外面的空气进不去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周亚露瞪了我一眼，“又贫嘴了，是不是这个月没扣你奖金你不舒服，跑这儿跟我磨嘴来了？快干活去！”说完一转身回了办公室。

我平了平气推开自己办公室的门，同屋的尹嵩云一见我就笑，“你是一天不挨批，心里就难受？”我叹了一口气，“批批又不少什么，只要不扣我奖金就行。去年还隔三差五地说‘再晚就扣你奖金’，今年她说都懒得说了。”想起周亚露对我无可奈何的样子，我就想笑。

嵩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说：“你的工资不低，平常也不怎么乱花钱，昨儿碰到你嫂子，她说你这一个月就花了家里五千块钱，就是为了你的那些小古董？”

提起我嫂子可嘉我就烦，忍不住地发起了牢骚，“她平日里花天酒地，以为家里的钱都该是她的，我花一点，她就像刺猬一样。这淘古董也是一种投资懂不懂？嵩云，我昨儿从旧物市场买了一张大床，乾隆年间的，木料是上等的老紫檀，手感光滑、细腻，雕工老到，外面的浮雕描金画，就是周边镂的那些花，我都没见过，里面镶的是老红木，上面还有和亲王的手迹。”想起昨天的那张大床，我立刻兴奋起来。

嵩云正在抄报表，听我说老红木，本来想写周亚露，落在表上却写成了老红木，趴在桌上哧哧笑起来。我凑过去，她挡着不让我看，我抢过来一看也笑了。她说：“你屋里的东西开个古董店都够了，什么乾隆的碗，和亲王的砚，连那个镜子都是乾隆皇后富察氏的，还有那个扳指是魏佳氏的，虽说



不怎么大，但是你带起来，还真是好看，而且套在你手指上，倒像是按你的手指定做的一样。也不知道你对乾隆哪来那么大兴趣，这么多东西都是他那时候的。”

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见他那个时候的东西就特别喜欢，即使是唐宋的古董我也看不上眼。”

嵩云说：“你那屋子足足有五十平方米，可是放了这些东西就显得小了。你刚才和亚露姐说你的屋子只巴掌那么大，亏她没去过，要是去过了，还不把她气死。”

说到这里我又想起昨晚买的那张床，心里说不出的舒服，“我要照实说我昨天买了张大床，兴奋得一宿没睡她还不把我骂死，没办法只好拿老妈来挡啦。”

嵩云又笑，“我说呢？伯母怎么也和你一样，你们家空屋子也有三间五间的，买张床何必还非要放到你那挤？我看你说谎话越来越轻松了。昨晚感觉如何，睡觉用不用闭眼睛？”

我一听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“昨儿买得晚了，还没搬上楼，在楼下客厅里放着呢。本来想找人直接送上楼，妈没让，说怪脏的，等今儿好好地给我擦擦，我只好在楼下的沙发上将就了半宿。这东西不买还没什么，买回来了一刻也不想分开。”

嵩云摇摇头，“服了！你这几年钻进古董堆里，却也不见你长大，都二十二岁了，还像十四五岁的孩子一样淘气。你们家就是有钱，也扛不住你这么折腾，难怪你嫂子生气。”

她怎么又提我嫂子？我苦笑了一下，“你别老提她，虽说我和我哥不是一个妈生的，但我们比一个妈生的还亲，可就这个嫂子说什么也不入我的眼，我看着她就烦。人们常说，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，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，她不漂亮也不可爱……”说着倒了一杯水喝了一口，水有点热，含在嘴里还不见如何，一下肚子烫得我半天没缓过气。嵩云赶紧递过来一杯凉水，我接过来猛灌了一大口，又把杯子里的凉水兑到自己杯子里，将空杯子递给嵩云，又笑着继续说：“我十八岁那年，全家到扬州大明寺玩，进香的时候遇见一个老和尚，送我几句真言：来时有形，去时无踪；二百年事，前世今生；紫檀美玉，梦会蛟龙；清龙汉凤，痴恋情深。我爸和我妈听得莫名其妙，还想追问几句，那老和尚说天机不可泄露，转身就走了。说来也怪，从



那次回来以后，我就迷上了这些东西。我爸说虽然多花了几个钱，终究比我一天在外边野好，省得家里操心。”

在单位忙了一天，直到进家门，眼前的物事还是双影的。我晃晃悠悠地走到沙发前一屁股躺了下去，对着保姆喊：“秋姨，快给我倒杯水。这个出租车司机开车的功夫实在棒，要是再多坐一会儿，我看我得魂游世界去了，险些把我老肠子老肚子都吐出来。”

秋姨给我拿来拖鞋，把我的鞋脱下换上，送回鞋柜里，又去洗了洗手，然后倒了一杯茶放到我手上笑着说：“你不是不晕车吗？”

我喝了一口水，微眯着眼睛说：“就是因为我不晕车，我才说这司机的技术高。要是晕车的，坐上他的车还不给吐死呀。多亏我当时晕晕乎乎的没记住他的车号，否则我一定在网上发一条：如果哪个人想体验坐过山车的感觉，请坐他的车，车号是……”

话没说完就被秋姨笑着打断，“快喝吧，你呀，就是喝水也堵不住你的嘴。”

我嘴里含着一口水，身子靠在沙发上。秋姨望着我的样子直叫，“小心把沙发弄仰过去。”我慢慢地抬起手，想把身子撑起来，却发觉实在没力气，只得用手去抓沙发扶手，就这么一下，沙发一个失重，真应了秋姨的话，果然向后仰去。多亏秋姨眼疾手快，一伸手把沙发拽住了，我才没有摔倒。可是嘴里含的那口水咕咚一声全灌进气管里，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秋姨忙拍我的背，妈听到声音从楼上下来，心疼地说：“怎么咳嗽了，用不用去看医生？”秋姨笑笑，“才刚喝了一口水，不好好坐着，呛的。”说着拿过杯子，让我又喝了一口，才止住一些。

妈赶紧让秋姨扶我上楼去睡一会儿，秋姨笑着过来拉住我的胳膊上了楼。一进屋，看见妈已将原来我睡的小床搬走，把新买的床收拾干净了。我一下子来了精神，也不用秋姨扶，跳着就上了床。秋姨笑了笑，替我带上门，下楼做饭去了。

我的房间正中放着一张白樱桃木的大条案子，漆着白漆，底下有几个抽屉，抽屉里装着各色小物件，桌面铺了一条杏红色亚麻桌布，上面绣着清代仕女图，正中间坐着几方砚台，和亲王那方砚自然是摆在最显眼处，旁边是几个玉制的笔筒，里面插着几支毛笔。房间左面放着一个乾隆御制的宝瓶，

瓶里稀疏地插了几支花。东墙是一个书柜，里面排列着各种书籍，床在书柜右边，再过去就是我的液晶电脑。可嘉不喜欢我屋里的摆设，觉得土不土，洋不洋，她总说我西墙处的东西看得，有富察后用的镜子，那拉氏用过的梳妆台，金佳氏用过的碗，高佳氏用过的梳子，还有巴林氏的头饰……她一想起那些都是死了几百年的人用过的东西，心里就觉得发憊，所以我的屋子她很少进来，我也乐得她离得远远的。

我刚躺下，忽然想起嵩云说我戴那个扳指好，就跳下床取了来戴在无名指上，手顿时增色不少。这才又上了床，脱下衣服往床边一扔，也许昨晚没睡好，头一沾枕头，就睡着了。





第一章◎一步二百年

睡得正香，忽觉有人轻轻拍我的脸，“小姐，小姐快起来。”我眼皮动了动，却没睁开，就听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嘟哝道：“小姐什么都好，就是早上爱赖床。小姐快起来，要不然一会儿太太又得说你了。”我心里说：“我几时成小姐了，我妈又几时成太太了？一定是做梦，昨晚累了一夜现在睡得正香，反正反正……”脑袋一激灵，忽然想起昨天亚露姐给我下的最后通牒，要是再晚，就要被炒鱿鱼！我一轱辘爬起来，嘴里嚷着：“惨了惨了，又要晚了，敬爱的周主管又该骂我了。”迷迷糊糊地随手扯了件衣服就往身上披，脚朝地上一阵乱蹬，随便套了双鞋上去。等到我站起身晃悠悠地刚往前走一步，就一个扑虎扑倒在地，疼得我半天没回过神来。家里的地毯怎么这么硬呀？我哼哼唧唧地睁开眼睛，立刻就吓了一大跳，我此时趴着的地方，竟然是砖地，一个身着青衣的小女孩正蹲着身想扶我。这好像不是家里吧？我懵懵懂懂地刚想问她是谁，门外却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人，不由分说，一把提起我就是一巴掌，并狠狠地说：“说你就是贱坯子。刚给你买了套新衣裳，就不知道北了，不是告诉你仔细点穿吗？你看看弄得满身的土，和你娘一个德行，上不得大台面。你今儿个不捡一身素的穿，这身花红柳绿的浪给谁看啊？”

我被弄糊涂了，也顾不得脸上挨了一下，忙站稳身子，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女人，一看之下险些乐出声来。眼前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，穿着一



件银白色的素衣素裙，梳着把子头，脸上涂着厚厚的粉，眼睛瞪得大大的，樱桃小嘴抹得通红，这种装束只有在清朝的电视剧里才看见过。难道自己还在做梦？我伸手打了自己一个嘴巴，不怎么疼，又狠狠来了一个，忍不住哎呀叫出声来，心里奇怪，怎么睡了一觉就跑到这儿来了，自己怎么没一点印象。我忙笑着问：“你们这是做什么，演戏吗？我又不是演员，你打错人了。”那妇人又狠狠瞪了我一眼，“刚睡了一觉，你又胡说什么？”

我皱了皱眉，觉得又不像是在拍戏，不可能有哪个剧组深更半夜地绑架人做演员，还有眼前这个女人看我的眼神是极深的厌恶，而且她刚才甩我的那一巴掌，到现在我脸上还辣辣的疼。我不禁有些生气，“你说话怎么这么没有礼貌？我只不过问你一句，你就胡乱骂人？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谁稀罕你回答似的。”说着回过身，脚下又是一个趔趄，低头一看，原来自己穿了一件桃红色的旗装，脚上穿着一双花盆底的鞋子，再看自己的脚，只有四寸大小，我眼睛顿时瞪得老大，心里说：“我的脚明明是37码的，怎么看起来像只有27、28的样子。”赶紧退回床上坐下，褪下袜子一看，自己的脚竟小了一大圈。正愣愣怔怔的时候，那妇人又转向刚才那个小丫头，“我让你叫她，你叫了半天，她是死人也应该叫醒了，是不是又跑过来偷懒了？我真是花十两银子买了个废物。”说完又在她身上抓了一把，然后对我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就是挺尸也得捡个日子，今儿个是和亲王府上治丧的日子，你赶紧穿好衣裳，跟你爹一起过去。”说完扭着身子出去了。

小丫头赶紧从柜子里拿出一身素衣素裙帮我穿上，脸色淡淡的，好像那女人骂的人和她是无关。我顾不得看脚，打量起小丫头来，见她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，瘦瘦的脸，面色青黄，一看就知道营养不良。穿的是一件灰色的粗布衣服，外面套着黑布的坎肩，不禁心里一酸，忙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丫头淡淡地说：“小姐又拿奴婢开玩笑。”说完帮我整理整理衣服袖子，又出去打了一盆水进来，服侍我洗了脸，梳了头，给我换了一双软底鞋。

我抬头看了一下眼前的屋子，面积不太大，只有十几平方，墙角一张小床，上面挂着半旧的绿色纱帐子，帐子上绣着花鸟鱼虫，床前摆着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笔墨纸砚，一面小铜镜摆在一旁。

我走到桌前拿起镜子一照，见自己的身子和脸也缩小了一圈，像只有十



二三岁的样儿。原来以为是幻象，现在看来不是。难道是穿越时空来到清朝了？我心里奇怪，别人穿越时空，或者摔一跤，或者掉进河里，或者如何，哪有像我这样睡一觉就跑到别的时代的？

我叹了一口气，不知道自己的原身现在怎么样了，要是原身还跟原来一样能跑能跳能吃能睡觉还不错，否则妈还不得哭死？正在胡思乱想，丫头催促我了，“小姐，快走吧，要是晚了，太太又要骂了。”

我心道：“看那太太像母老虎一样，也不知道我和她有什么仇？既然来了这里，就当我是免费旅游吧，这里的東西二百年后可都是古董啊，我得想办法弄一些回去，省得可嘉老说我乱花钱。”

随着小丫头出了屋，看她对我爱理不理的，我也懒得答理她，可是又一想，清朝就算慈禧年间离现在也有一百多年了，即使是那朝的，也是我祖奶奶辈了，何况再往前。尊敬老人可是我中华的传统美德，我遂笑着追上她，“我们这是去哪儿？”小丫头回过头说：“今儿是和亲王府治丧的日子，老爷昨儿就吩咐让小姐一起去，怎么早上竟忘了？”

虽然我喜欢清朝的东西。可是对于历史，我却是个标准白痴。念书的时候学的都是一些历史大事，像王安石变法什么的，到现在我还能倒背如流，但对于这些没有记载的小事可就知道了。和亲王这个名字倒是听着耳熟，忽然想起家里有一方砚就是和亲王的，还有刚买的那张大床，上面也有乾隆朝和亲王题的字。

家里的古董大部分出自乾隆朝，都是些妃子用过的东西，至于那些妃子是什么出身我可从来不关心，早知道能穿越到这儿来，当初何必花那么多钱。可是又一想，即使到了这个朝代，恐怕也没地方买，宫里的东西，我们这些庶民哪里碰得到。

我随着丫头穿过夹道，来到前院，此时院里已聚了很多入，大部分都穿着素净的衣服。丫头进了前厅，我也跟了进去，见正中端坐着一个穿着石青色衣服的老头，年纪有七十多岁，手里正拿着一管烟袋抽着。

那老头看到我进来，爱怜地说：“瑶儿，你过来了。”他放下烟袋，冲我招着手。我快步走过去，脆声声地叫了声：“爷爷。”我没觉得这声爷爷叫得不对，可是满屋的人都看着我，然后哄然大笑。我很奇怪，不是爷爷，难道是祖爷爷？小丫头在旁边低声说：“小姐，是老爷。”我一愣：“姥爷，不是爷爷是姥爷？”刚刚平息的笑声又响了起来。小丫头不耐烦地又说：“是小



姐的爹。”紧接着又咕哝了一句：“小姐这一觉睡糊涂了不成。”我这才知道闹了一个大误会。

这老头是我爹？不是都说过去的人十几岁就结婚了吗？怎么七八十岁的人还会有我这么一丁点大的孩子？我看我现在起码和他差了六十多岁。哎，头都要大了，管爹叫爷爷，这哪跟哪呀，难怪他们要笑。我不好意思地往前蹭了一步，重新甜甜地叫了声：“爹。”

他身边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，从我进来开始，一双黑漆漆的眼睛就一直注视着我，这时冷不丁走到我面前猛地打了我一巴掌，口里还骂道：“贱婢，爹也是你叫的？”我被打得后退了两步，脸上火辣辣的疼得我直流泪。那老头喝道：“森儿，在爹面前还敢撒野，她是我的女儿叫一声爹有什么不对？”

后面传来森森一声冷笑，“老清泰，一会儿不见你精神头倒见长，你跟森儿这么大声说话做什么？你的女儿，她也配？”老清泰赶紧站起身，轻轻笑了一声，“你看她的脸，她的眼睛，哪一处不像我，不是我的女儿是谁的女儿？”

一早给了我一巴掌的妇人，边整头发，边从屏风后转出，在老清泰刚刚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“是谁的种，她娘还不一定知道呢？你倒想当个现成的爹。”她横了我一眼又说：“要不是内务府选秀女，她又到了年龄，我才懒得理她。反正赶明儿日子到了，打发她进宫，是好是坏就看她的造化。要是选上了，混个杂役宫女，十年后放出来，我们家不过就是多个奴才罢了。”

她站起身，揪了一下老清泰的胳膊，“时辰不早了，快走吧。”说完扭动着身子向前走去，走到我身边时还故意用肩头撞了我一下，这才晃悠悠地出了院子，上了一顶二人抬的蓝色小轿。刚才打我的青年，也如风般从我身边闪过，好在我看见他来者不善，身子微侧了侧，才没被撞着。听丫环叫他三爷，估计就是这世我的哥哥吧。这一大早莫名其妙地挨了两巴掌，依着我以前的性子，早就还手了，可转念一想，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身份，还是忍下来吧。



第二章◎荒唐王爷

老清泰摇头叹气，从我身边走过。我见他那弱不禁风的身子，不由上前扶了他一下。他笑着摸了摸我的头，慈爱地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扶着他向院外走去，见门外还停着两顶轿子，心里说：“对我又打又骂，倒还给我留了顶轿子。”先扶着老清泰上了轿子，转过身来才踏上第二顶轿子的轿门，后面就有人拉了我一把。我回头一看，是刚才的小丫头。她低声说：“小姐，那是三奶奶的轿子。”我一愣，“那我不用去了吗？”

小丫头说：“以往小姐出门都和我们一起坐车，看今儿的意思，还是一样。”说完拉着我上了后面一辆马车。车里已坐了一个老妈子，还有三个小丫头，我皱了皱眉，“这么挤怎么坐？”那老妈子的身子向旁边挪了挪，说：“小姐，坐这儿吧。”旁边一个穿银白衣服的大丫头撇了撇嘴，“刚当了两天的主子，倒拿起堂来了。”

我不得抬得起头瞪了她一眼，这丫头也不甘示弱，拿眼回瞪着我。她的眼睛比我的大，我只好低下头，坐在那老妈子身边。我心里那个郁闷，这算什么事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穿到这儿做什么，在家里像公主一样，在这儿老受气，连一个丫头的白眼我都得默默忍受。

车子大约走了二十多分钟，才停了下来。瞪我的丫头揭帘子先跳下车，然后另外两个也先后下了车，还是服侍我的小丫头回头在我下车的时候扶了我一把。我下了车抬起头一看，眼前是一座府邸，牌匾上书着“和亲王府”